

永别了，外企

齐天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被炒鱿鱼的外企
“首代”的自白



永别了，外企

齐天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被炒鱿鱼的外企
“首代”的自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别了, 外企: 一个被炒鱿鱼的外企“首代”的自
白/齐天大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2
ISBN 7-02-005237-1

I. 永… II. 齐…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788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张文芳

永别了, 外企

Yong Bie Le, Wai Qi

齐天大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00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5237-1

定价 19.00 元

开场白：关于“自白”的自白

在运作这本书的时候，责编要求我为它写一个类似骨架的东西，将其贯穿全书，目的是想让读者们读此书时情绪舒缓如一马平川，思绪放纵如非洲野象在荒原上猛跑，而丝毫没有看不懂或看着别扭的地方。

这，可就难为了本人齐天大了。

因为我至今也没完全弄明白为何这本书的副标题中要有“自白”二字——尽管那两个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因为我现在也没彻底搞懂为何那么多需要自白的人不去自白；因为我不知道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游客”事件过去一年之后，是我应该自白、应该忏悔，还是应该由某人、某些人、某些非人（如 Mr. Fish，如鱼类），在一切都归于平静的现在，对我——齐天大——好好地、正经地、深刻地自白自白、忏悔忏悔……

《永别了，外企》的书名是从几十个名字中脱颖而出的，因为它特像海明威的一本书的名字《永别了，武器》。“武器”和“外企”二词的中文发音极为相近，而且都以 W 和 Q 为字头。真该查查《永别了，武器》的英文名字是否就是“Bye Bye , Weapen”，省得懂英文或是搞英美文学的专家说本人无知。不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秤砣已经下肚，因为本人已如老龟般死了心了。

不知当年海氏在写《永别了，武器》时是否也和本人写此书时一样带着一股疯劲儿，他是想大声向人类疾呼一声“放下武器，缴枪不杀”，还是压根儿就没想让这个世界和平，而是想让人们赶紧放下常规武器去研制核武器呢？要不为何《永别了，武器》出版近一百年了，人类还没放下武器，还没缴枪呢？人类不但没跟武器永别，而且在武器的后面又拽上了另一个更厉害的 WQ——外企呢！

关于这本书中的那个随着情节推进而逐渐浮出水面的主人公 Mr. Fish，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的。我想说的是他于中国“游客”事件整整一年之后还真的来了一趟北京——作为 K 集团的可有可无可懂事可不懂事的董事。

听说他得了帕金森症，不知是左手还是右手已经不好使了，但他那抖动的手里，仍然攥着几颗从酒店前台顺来的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

他就是用那样的手，攥着那种糖，在已经没有了我



Jimmy 齐的“游客”北京办事处高呼：“我住的那家酒店的早餐六十块钱一位！Too expensive（太贵）！Too expensive！”

那天晚上我本想一个猛子扎到他住的酒店去探望他，但由于当晚的电视中正播放着以色列军队用坦克大规模入侵巴勒斯坦的坏消息，我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去。当我第二天再打电话到那家酒店时，Mr. Fish 已经走了。

于是，我们没能谋面。

也许，我和“老鱼”永远无缘再次相会。

你读了这本书后，就会了解 Mr. Fish 了。他是个犹太人。

很多人不解的另一件事是：到底是我炒了 Fish 还是 Fish 炒了我。我想，在这里没有必要再添枝加叶地去修饰和论证它了。中国人炒外国人也罢，中国人炒中国人也罢，外国人炒外国人也罢，外国人炒中国人也罢，好像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个“炒”。由于它的左边有一个“火”字，所以近来这个字贼火。光有火不够，还要有锅。有锅才能炒菜，有公司就要炒人。那个被国人捧为大仙的足球教练米卢蒂诺维奇，不也在大红大紫大英雄大神仙之后，由于中国队没踢进世界杯十六强，眼睁睁地被中国人从神坛上请下，被 terminate（了结）掉、fire 掉、“炒”掉了么？

我与“游客”的关系也是以 terminate 一词画上句号的。
那是 Fish 为我选的一个妙词。

这个关于“自白”的自白写到这里,也许你还没看明白呢,所以我劝你接下去看这本书的正文。如果正文看了一半还没看懂,那纯属正常;倘若你看到一半时已经完全看明白了,那还写后一半干吗?你说呢?不过我可以透露一下此书的大致内容:这是一本记录本人多年从商经历的自传式小品集。我本人的从商经历可以从多种角度划分:如抗日时期(指 1984 年至 1988 年在东京)、远征时期(指 1989 年至 1998 年在加拿大)和还乡团时期(指 1998 年归国至今);如官商阶段(指 1984 年至 1989 年在大型国营外贸公司工作)、打工阶段(指在加拿大靠干体力活养家)、白领和当白领工头阶段(指在“游客”当亚洲市场经理和随后在国内当“首代”的若干年)以及目前的小老板、小业主、小商贩阶段。

还可以按我与之打交道的商人的属性划分:比如说跟官商打交道阶段,跟富商打交道阶段,跟外国的奸商或流氓商人打交道阶段,跟男商人女商人、小商人大商人、善良的和不善良的商人、有良心的和没心没肺的商人、形迹可疑的和光明磊落的商人、有人味的和有鱼腥味的商人、活着的或已经不活着的商人、带魂儿的或不带魂儿的商人、





是人的或不是人的商人……打交道的阶段。

好吧,下面俺就言归正传,将这二十年中在商场上打过交道的商人们(包括俺自己)拣些有意思的用直线、曲线和抛物线描绘给你吧!

齐天大于人济山庄



目 次

开场白：关于“自白”的自白	1
1. 德国商人严肃地说：“你欠我 0 马克！”	1
2. 犹太老板与鱿鱼	4
3. 上海女商人珍妮花(Jennifer)	7
4. 与珍妮花谈生意的感受	9
5. 我先后炒掉的两位英裔商人	12
6. 标准的英裔商人造型	14
7. 美国人 Charles, 大兵还是商人？	17
8. 我当首席代表啦！	20
9. 并不中立的彼尔	23
10. 制造大亨上海老徐	28
11. 思念强盗的杭州老徐	31
12. 我是条破船	39
13. 天真而又 cool 的德商 M 先生	41

14. 祖孙三代摆弄钥匙的 J 氏帝国	47
15. 鱼管人	54
16. 精明的犹太人	57
17. 我属猫	61
18. “外企心态”	67
19. 非要让 whore 站到大街上去的 Tom	71
20. 再说说老 Tom	76
21. 在赌场为 Tom 洗脑	81
22. 韩国商友庆先生	88
23. 患难之交 Raul	92
24. Raul 和他的丈母娘	94
25. 这是最后的斗争!	98
26. 难忘的 bullshit 之战	101
27. Raul 出走	108
28. 造反有理	116
29. 我没戏了	119
30. 自由万岁!	121
31. “上下同欲”开公司	127
32. 上下真能“同欲”吗?	131
33. Fish 是条大鲨鱼	135
34. 大鱼吃小鱼	140
35. 我与鱼眼最后一次对视	144



36. 剧场休息	151
37. 鱼尾式的结局	153
38. 鱼——死不瞑目	157
39. 寄生鱼 Steve	159
40. 我和 Steve 骑着蘑菇云升天	162
41. 好人啊,你在哪里?	166
42. 我设计的一种比赛	168
43. 商场如球场	171
44. 为我两肋插刀还是向我两肋插刀?	174
45. 你就给他来个花花花吧!	178
46. “尿不湿”和“办公用品”	181
47. 我是一个游客	183
48. 关于鱼和音乐的讨论	187
49. 老子不干了!	190
50. 农夫该不该救那条蛇?	195
51. 美国大峡谷是怎么形成的?	199
52. 富爸爸 Fish	203
53. 双鱼会	204
54. 鱼的二三事	207
55. 谁杀了纽约那两座如同姐妹的大楼	213
56. 遍布全球的大峡谷	216
57. 金与钱同床异梦	219

58. 财与富背道而驰	222
59. 老实交代!	226
60. 出卖的与被出卖的	230
61. 英特纳雄耐尔和特米内替德	233
62. Steve Jennifer Jimmy 齐	237
63. 最后,倒了血霉的斯坦	246
64. 我与犹太人的缘分	250
大结局:齐氏 K 定理	253



1. 德国商人严肃地说:“你欠我 0 马克!”

那还是任“游客”集团公司驻华首席代表的时候,有一阵我常常往返于北京——上海两地,进行着十分严肃的商务活动。但那些严肃的商务活动竟然被更严肃的德国同事给搅得失去了本应有的严肃性——因为德国人太严肃、太认真了。

德国 M 子公司用一封“严肃”的传真将本人追得屁滚尿流。那封传真说的是:“Jimmy, 请确认你所管辖的中国办事处上半年欠 M 子公司 0 马克。”也就是说,他们让我在一份中国分公司与 M 子公司双方互不欠账的财政平衡表上签字画押。

一开始本人并不以为然,心说天下哪有让人在不欠钱的账单上签字的道理,不欠就是不欠呗,难道还要杀人不成! 可我一到上海,北京的部下便说他们从 M 子公司接到了一封重要传真,我让他们传到上海来,一看,还是那封“你欠本公司 0 马克”的“重要文件”。我马上签了字后将其发回德国,以为万事大吉了。没想到回到北京后,上海又通知我,说他们又收到

了 M 子公司发来讨“零债”的“重要传真”。可能是德国那边的传真机出了问题,未收到我已签字的答复信函。

反复了数次后,德方的传真终于不再来了。

原以为那个财政年度就平安地度过去了,却没想到每到一个季度的尾端,“游客”中国办事处都要受到数份“紧急”通知书的骚扰,一篇接一篇,一季接一季,一年接一年,每篇都一言以蔽之:“你们不欠我们钱,请立即签字!”

我的妈!我可被德国佬儿的认真劲给吓坏了!要知道,“游客”中国办事处与德国 M 子公司的交易极少,少到没有往来,少到为 0,但认真的德国人却始终如一地在年底、季度底发来如雪片一般的这类“通牒”。从中国发向德国的每份传真都要花掉几元或几十元人民币,那样发来发去,结果本来毫不相干、互不欠账的买卖却让德国人用在传真上的高消费给搞砸了。

也就是说,德国人向本人发来一份“你不欠我钱,请书面确认”的传真要用 2 马克,我将本人签字画押的传真发回要花 8 元人民币,按照人民币与德国马克之间的比值,在双方发完传真之后,彼此倒真是回到了谁也不欠谁的“0”的平衡点。

也许德国人将互发传真也视为“往来交易”或“中德贸易”?

还是德国刻板的财会制度使然?

德国人也太认真、太认死理了,难怪“游客中国”与“游客



德国”之间的业务以“0”为起点,又以“0”收尾!

德国奔驰车的车标不也是一个“○”,中间套一个“人”吗?

有点意思!

2. 犹太老板与鱿鱼

在不到四十岁的经商的中国人中,恐怕没有比本人与犹太人打交道更多的了。本人前后加起来曾经与犹太人交往了近十三年,从留学时的教授到前后几家公司的老板,从同事到朋友,或从开始的朋友到后来的不共戴天,我一直与他们摔摔打打、搂搂抱抱,最后脱离了犹太人的手心。

不久前,本人在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游客”五金国际集团公司总部的董事长——当然也是犹太人——进行了两个月旷日持久的争斗之后,最终以本人——该公司派往中国的首席代表——被炒鱿鱼而告终,从而最终结束了我十几年与犹太人盘根错节的依属关系。

本人终于从犹太王国中独立出来了,以鱼死网破为起点!本人是一条“鱼”——被炒的中国鱿鱼,而炒我的那个犹太人董事长,则是另一条鱼,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Mr. Fish”(fish,英语“鱼”的意思)。

都说“鱼找鱼,虾找虾”,现在得加上个“鱼炒鱼”了。

